

保安语及其方言土语

陈乃雄

乌伟君教授(Prof. Henry Schwarz)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一书中辟有专门一章介绍保安族。保安族确如作者所说“是中国最小的少数民族之一”。保安族使用两种语言,一部分使用保安语,一部分使用汉语。保安语除为一部分保安族使用着外,还为一部分土族使用着。保安语是一种使用人口很少,但却具有许多特点,内部的方言土语差别又颇为鲜明的语言。使用保安语的保安族主要居住在中国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乡甘河滩、大墩二村以及高李家、四堡子、肖家、尕集等地。使用保安语的土族主要居住在中国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下庄、尕洒日、郭麻日、年都乎村。据1982年统计,保安族人口总数为9027人,讲保安语的约占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使用汉语,居住在大河家的梅坡村。土族人口总数为159426人,分布在青海的互助、民和、大通、同仁、门源、乐都和甘肃的天祝、永登等地,绝大多数使用土族语(也叫蒙古尔语),一小部分转用汉语,讲保安语的只有四千人左右。另有二千人,也住在同仁县,讲的是一种以长期受到藏语强烈影响的汉语为基础发展变化而来,逐渐具有了独特的内部规律的语言——五屯话。所以,使用保安语的人口总数大约有一万左右。

关于保安语者的来源,缺少文献记载,学界说法不一,有认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一部分蒙古人与藏、汉、土、回融合形成的,有认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一部分色目人与蒙、藏、回、土融合形成的。保安语者起初都居住在今青海省同仁县,曾于明朝万历年间与五屯人等共建保安城。保安语就是因此城得名的。后因宗教信仰分歧,内部发生分裂,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们于清朝同治年间陆续迁往甘肃大河家。来自保安城内操汉语的那部分人定居梅坡村,来自保安下庄和尕洒日操保安语的那部分人分别定居甘河滩村和大墩村,他们沿用青海同仁保安城的旧名,合称新的保安三庄。新中国成立后,并依此名将新的保安三庄的居民定名为保安族。留居同仁县信奉喇嘛教的保安语者,因其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近似青海的土族,而被计入土族。

古语 $\phi w d_3 t_j$ 相当。在与蒙古语同源的词里, x 主要与阳性词里的 $x g$ 对应($x\bar{a}ra/xar$ 黑, xar/gar 手), g 主要与阳性词里的 $g x$ 对应($g\bar{u}i-/g\bar{e}i$ -乞讨, $g\bar{o}ra/x\bar{a}r$ 雨), k 主要与阴性词里的 $x g$ 对应($k\bar{e}l\bar{a}-/x\bar{e}l$ -说, $k\bar{u}ŋkaŋ/xongon$ 轻), g 主要与阴性词里的 $g x$ 对应($g\bar{e}gaŋ/g\bar{e}g\bar{e}n$ 明亮的, $g\bar{u}dal\bar{a}-/xodol$ -动), h 对应于中世纪蒙古语某些词里曾经有过而现代蒙古语里已经消失的词首擦音($helg\bar{a}$ /黑里干 $\bar{a}l\bar{e}g$ 肝, $h\bar{o}ŋ$ /桓 $\bar{o}n$ 年)。 $\bar{s} n$ 主要出现在借词里, 在蒙语同源词里对应于蒙古语的 $t n$ ($n\bar{i}sgaŋ/nut\bar{g}aŋ$ 裸露的)。 $d_3 t_3 \bar{t} d_3 t_3 \bar{c} z c\bar{c}$ 是借词音位, 这些借词音位和 $p v f t n c j k$ 一般不出现在音节末。 $r n$ 可以出现在词首。

保安语拥有以 $n n m h s \bar{s} r$ 带起的许多复辅音。绝大多数复辅音只出现在词首, 与蒙古语中复辅音只出现在音节末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除了借词而外,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保安语固有单纯词的重音位置与蒙古语相反, 固定在词末音节, 造成词首音节元音的弱化, 甚至脱落。($nda:s\bar{a}$ -渴, $ndziga$ 驴, $ndz\bar{e}g$ 龙, $ndzo$ 犏犏牛, $ng\bar{o}r\bar{a}$ 财产, $m\bar{b}a$ -游泳, $h\bar{b}ar$ 泥, $h\bar{s}er$ 金子, $hd\bar{o}g\bar{a}$ 刀, $hdza:-$ 吹, $h\bar{c}ob$ 谎话, $h\bar{g}ur$ 牛, sdu 切刀, $donhgar$ 海螺, $gaŋrta$ 牛车, $kaŋsdaŋ$ 无主的)

保安语无论词干内部还是在词干后接缀附加成分时, 出现的元音都不以别的任何一个元音为转移, 没有任何形式的元音排斥现象, 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元音和谐现象。这是保安语不同于同属蒙古语族的其它一切亲属语言的最具特点的语音现象。反映在词法形态里, 它的各种附加成分都只有单一的形式, 不具备按词干元音不同供分别选用的成套变体。

语法方面 保安语的名词有数、格、领属等语法范畴。数有中性数和复数。所谓中性数, 就是随机或表示单数或表示复数的数。它没有特定的数附加成分, 就以词干形式体现。复数附加成分是 $-l\bar{a}$, 只用于不用数量定语而又需要明确表示复数的场合。格有主格(零形态)、领宾格($-n\bar{a}$)、与位格($-d\bar{a}$)、界限格($-s\bar{a}$)、凭联格($-ga\bar{l}\bar{a}$)。其中领宾格和凭联格在蒙古语里都是一分为二: 领($\theta \cdot \omega \cdot \omega$)、宾($\bar{c} \cdot \bar{c}$)、凭($\bar{m} \cdot \bar{m}$)、联($\bar{i} \cdot \bar{i}$)各有自己的附加成分。领属范畴中没有反身领属, 只有人称领属, 且只涉及第三人称, 附加成分是 $-n\bar{a}$ 。

人称代词有单、复数之分。单数第一、二人称代词主格词干与变格词干不同。用作宾语时采用与位格而不是领宾格的形式。单数第二人称代词无普通称呼和敬称之别, 一概用 $t\bar{c}\bar{a}$ 。复数人称代词可以在专门的复数词干上再接缀一个复数附加成分。第三人称代词除了与蒙古语一样常用指示代词兼表之外, 还有区别于指示代词的专门说法: 单数指近用 $ndzaŋ$, 指远用 $ngaŋ$, 复数指近用 $ndzas\bar{a}$, 指远用

nganla。复数第一人称代词分排除式和包括式,排除式是 bədə,包括式是 mangə。这不但不同于现代蒙古语,也不同于中世纪蒙古语。现代蒙古语虽然存在与此二词同源谐音的 bid 和 man,但它们已无排除或包括之别。中世纪蒙古语虽有排除和包括之别,但用词恰好相反:前者表示包括,后者表示排除。

性质形容词有减抑形式和加强形式。减抑用 -xaŋ,加强用重叠词干或词首音节。词干的重叠在蒙古语里常表示性状涉及复数事物中的每一个体,保安语里却与数无关。词首音节的重叠(附加音节用 b 收尾)在蒙古语里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方式,而在保安语里使用范围很窄,只涉及表示颜色的形容词。

数词分基数词、序数词、集合数词、分配数词等。基数词没有特别的附加成分。百以下均与蒙古语同源谐音。二十以上的十位整数都是由个位基数与表“十”的 habraŋ 结合缩略变化而成的,其结构不同于蒙古语:二十 ᠬᠠᠪᠠᠷᠠᠩ xorəŋ,三十 ᠬᠣᠪᠠᠷᠠᠩ gobaraŋ,四十 ᠳᠡᠷᠡᠷᠠᠩ derəraŋ,五十 ᠲᠠᠪᠠᠷᠠᠩ tabaraŋ,六十 ᠳᠵᠢᠷᠭᠣᠷᠠᠩ dzirgoraŋ,七十 ᠳᠣᠯᠡᠷᠠᠩ doləraŋ,八十 ᠨᠢᠮᠠᠷᠠᠩ nimaraŋ,九十 ᠢᠰᠡᠷᠠᠩ isəraŋ。序数词采用借自藏语的 angə-,以前缀的形式附加于基数词词干之首。集合数词用 -lə,相当于蒙古语里的 ᠤᠯᠡ 。分配数词用词干重叠的方式表示。次数,在数词后接用 jaŋ 或 taŋ。概数,在数词前后采用一些相关的副词或后置词,或者连用两个邻接的数词。

动词有体、态、式、形动词、副动词等语法范畴,体有完成体(-də)和多次体(-lə)。多次体只用于个别动词(hdol-砍)hdolla-频频砍)。动词词干可以与 ge:- (留), su:- (坐、住)等结合,分别表示完成体、延续体的词法意义。动词词干与并列副动词、联合副动词结合,或者重叠同一个并列副动词或联合副动词,也往往表示某些体的语法意义。态有主动态(词干形式)、使动态(-əə)和互动态(-tci),没有被动态和同动态。不过使动态和互动态的附加成分有时也可以用来分别表示蒙古语拥有的被动态和同动态的语法意义。蒙古语除有上面提到的五种态和众动态外,情况与此颇为相似。《蒙古秘史》语言里的“察、扯、彻”就是既表“彼此”又表“共同”,兼具互动态和同动态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可以断言,保安语里的“-tci”直接继承了共同蒙古语时代的形态。式有祈使式和陈述式。祈使式有第一人称意愿(-e)、第二人称命令(零形态)、第三人称听任(-gə)和表示顾虑的-godze,表示不满的-jaŋ 等。陈述式有过去时(-o~-wa, -dz/-tə。后者带有状态的转换不以主语的意思为转移的色彩)和现在将来时(-nə, -m。后者表现说话人对自己所说内容具有更大的自信)。要表示明确的现在时,使用 -dzi:/-dzə。这个附加成分事实上是并列

副动词语尾-dzi 与助动词 ji 或 o 的结合。形动词有过去时(-saŋ)、将来时(-go)、现在时(-dziŋo)和表示行为主体的-tcoŋ 等。现在时-dziŋo 其实是并列副动词语尾-dzi 与助动词 ji 的将来时形动词形式的结合。副动词有并列(-dzi)、联合(-jaŋ~-aŋ)、延续(-sər)、立刻(-guma)、假定(-sə)、目的(-lə)、限度(-tələ)、让步(-sədə)、趁机(-goradə)等。保安语动词充当谓语时没有人称变位,但却有一种语气变位。判断助动词因主观陈述语气和客观陈述语气的不同而分别采用两套不同的形式。它们与主干动词结合在一起构成相互对立的谓语形态。这是保安语的一大特点。

	是	不是	有	没有	对	现在时 陈述式	将来时 形动词	过去时 形动词
主观陈述语气	ji	qi	vi	gi	mbi	-dzi:	-gi	-saŋni
客观陈述语气	o	qo	va	gine	mba	-dzo	-go	-saŋno

联系动词 gə-, 与蒙古语里的 0 一样, 具有动词的各种形态变化, 是一个特别活跃的成分, 主要把思维和语言的具体内容同概括词联系起来, 有时还兼作概括词。

名词、形容词、动词都有附加以 m 为基础的词素构成的概称形式。

保安语是一种主宾谓结构的语言。宾语始终位于谓语前面, 定语一般位于中心词前面。不过简单的定语, 尤其是数词定语, 也往往可以位于中心词的后面。

词汇方面 同蒙古语一样, 保安语的词汇从结构上讲可以分为根词、派生词和合成词, 从来源上讲可以分为固有词和借词。根词的结构比较简单, 大多由一两个音节构成(0:-喝, hɔzə-去, bajaŋ 富, bəndzir 鸟)。派生词是在词干上接缀一些派生各类静词和动词的附加成分构成的(xonə-təə 绵羊)牧羊人, ne-don 笑)笑话, ndə-go 吃)食物, kaqə-tə 豁口)带豁口的, se-lə-腰带)系腰带, bəlu-də-磨石)磨, nokər-lə-伙伴)帮助, gondə-gi 冻结)冻结的)。合成词的构成, 一般按照联合、修饰、支配、补充、主谓等一定的关系把单词组合在一起(agə du 好友<兄+弟, taqə gara 冰糖<石头+糖, amagne tcaŋlə-听从<嘴+听, olondə rə-增多<多+来, sem vetə-疼爱<心+痛)。

蒙古语族同源词在保安语词汇里所占比重是蒙古语族诸语言中最小的, 还不足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除来源尚不清楚者外分别借自藏语、汉语、突厥语等, 其中以藏语借词最多, 占 40% 以上, 汉语次之, 占百分之十几。突厥语借词如 dam(墙)、kəntçir(麻)、badzər(城镇)、taqə(石头)等, 反映了保安语者与突厥语者早期曾经有过的关系。用作动词的借词要先在词干上加-gə(少数词用-lə), 然后才能

接缀动词的各种附加成分。这种动词的否定,往往采用把否定语气词嵌入原词干和-go 之间的形式。

同源词除了与蒙古语和蒙古语族其他语言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如 kuŋ(人)、doglaŋ(瘸子)、mor(路)、xal(火)、nogui 狗、təxom(鞍屉)等外,还具有不少特点。例如它拥有一些比较古老,在现代蒙古语中已经消失,只在古文献中才能找到的词(xolə-跑, varmaŋ 秤);还拥有许多保留着古义(jarəm 半, ki 风)或古老读法的词。例如被认为是古代蒙古语和中世纪蒙古语一大特点而在现代蒙古语里不复存在的词首*P 音或词首 h 音往往以 h 或 f 的形式在保安语中有所反映(hani-闭眼, honə-骑, fəlaŋ 红, filə-吹);保安语还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词末的短元音和鼻音(səra 月亮, xonə 绵羊, amaŋ 嘴, naraŋ 太阳)。与蒙古语中对应的词相比,有增音(tɕabsoŋ/ 雪, təŋgərag/ 天),减音(nə/ 这个, tə/ 那个),语音转化(ndzɔr/ 尖儿, hdu/ 长),语音换位(habraŋ/ +, tɕigdə/ 鬼),词义扩大(almaŋ/ 水果, hargə 粪肥),词义缩小(kalaŋ/ 舌头, modon/ 木头),合流(tɕixaŋ/ 白, 耳朵; məsə-/ 穿衣, 飞),分化(蒙/ger 蒙古包, gar 房子; gadzir/土地, gatɕir 田地)等现象。

二、从年都乎保安话与保安下庄保安话对比中看保安语同仁方言的主要特点

保安语同仁方言指的是中国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年都乎、郭麻日、尕洒日、保安下庄四个村子土族居民所讲的保安话。这四个村子过去分属两个公社,前三者属年都乎公社所辖,后者属保安公社所辖。年都乎公社所在地就设在年都乎。年都乎是年都乎公社的政治、经济中心。

年都乎保安话和保安下庄保安话虽然同属保安语同仁方言,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年都乎一方面保留着比起保安下庄来更多的蒙古语族语言的固有成分,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比起保安下庄来更多的藏语成分。

语音方面 年都乎保安话除舌面元音外还有一对舌尖元音位 ɿ 和 ʅ。它们与舌面元音 i 对立(dzɿda 砧子, dzina 苍蝇; tɕɿ 万, tɕidzɿ 寨子),而在保安下庄话里,出现在舌尖前和舌尖后辅音后面的舌尖元音往往是以中央元音 ə 来替代的,因此, dz ts s dz tɕ 后面的 i 便读作 i 的本音。复元音中少一个 ia, 多一个 ou。单辅

音中少一个 *v* 和一个 *cç*, 多一个 *w* 和一个 *z*。年都乎的 *w* 与保安下庄的 *v* 对应。除
以 *n ŋ m h s ʃ r* 带起的复辅音外还有以 *ç* 带起, 主要出现在藏语借词之首的大量
复辅音。这个 *ç* 大致对应于藏语词首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 *fi n ŋ*。(çna: 过去, çnom
弱, çgapo 老头子, çlaŋti 黄牛, çdemo 平安, çdzi 痕迹, çdzæg 豹, çdzaja 敌人, çza
弓, çzaŋ 筏子, çja 锈, çro: 尸体)

有些词里的辅音 *s ç x r n dz t* 有时可以分别用 *ts z ɣ ʃ ŋ j d* 替代而不改变词
义。(so~tso 海, çog~zog 方向, noxæi~nogæi 狗, mæ~mæʃ-长, na:tu~ŋa:tu 被子,
dzar~jar-造, metog~medog 花)

复辅音里的前置辅音 *ʃ* 有时也可以与 *h* 交替(*sgu~hgu*-死, *ʃdol~hdol*-伐)。

语法方面 年都乎保安话名词的数除了中性数(零形态)外还有单数和复
数。单数的附加成分是 *-gə* 或 *-ngə*。前者用在以鼻音结尾的词干上, 后者用在其他
场合。这个附加成分来自数词表“一”的 *nəgə*。复数分小复数和大复数。大复数附
加成分采用与保安下庄保安话复数附加成分 *-lə* 对应的 *-la*, 小复数附加成分采用
-gula。*-gula* 很可能是表“三个一起”的集合数词 *gulla* 虚化而来的(ɬoma 学生,
ɬomangə 一个学生, ɬomagula 几个学生, ɬomala 学生们)。复数之有小复数、大复
数之分, 是年都乎保安话的一大特点。在同属同仁方言的其他两个土语—郭麻日
话和尕洒日话里也不见这种现象。名词的格中, 凭联格(*-gala*)只表凭借, 不表联
合, 这是年都乎、郭麻日、尕洒日不同于保安下庄、甘河滩、大墩的特点。除了名词
的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外, 还有一个表示人称领属意义的语气词 *ndzaŋnə*。这
个 *ndzaŋnə* 很可能是从第三人称代词 *adzaŋ~odzaŋ* 变化而来的(*enə ndzaŋnə*
odzaŋnə gotɕa wa 这是他的书)。

保安语诸土语里只有年都乎话的单数第二人称代词有普通称呼和敬称之
分。普通称呼用 *tci*, 敬称用兼表复数的 *ta*, 而这个 *ta*, 在其他土语里都只表复数。

基数词“三十”以上渐为藏语所替代。序数词除了前缀 *angə-*, 还有前缀 *aŋ-*。集
合数词的附加成分用 *-la*, 对应于保安下庄保安话的 *-lə*。表示次数, 除在数词后接
用 *jaŋ* 或 *taŋ* 外, 还可以接用 *sgor*。

动词完成体是 *-tə*, 对应于保安下庄、郭麻日、尕洒日保安话的 *-də*。多次体附
加成分是 *-la*, 对应于保安下庄保安话的 *-lə*。使动态附加成分是 *-ga*, 郭麻日、尕洒
日也是 *-ga*, 对应于保安下庄保安话的 *-ga*。互动态附加成分是 *-tce*, 尕洒日是 *-tca*,
对应于保安下庄保安话的 *-tci*。祈使式第一人称意愿用 *-ja*, 尕洒日是 *-e*, 郭麻日 *-ja*,
-e 通用, 对应于保安下庄保安话的 *-e*。没有表示顾虑的 *-godze*。主体性形动词用 *-*

tɕaŋ, 对应于保安下庄保安话的-tɕoŋ, 郭麻日、尕洒日也是-tɕoŋ。年都乎话、郭麻日话、尕洒日话都没有延续副动词。

联系动词在履行语法职能时, 词干往往被略去, 而只剩下其附加成分。例如: nogo kuŋ odgə ɕi (gə-)dzo 那人说(不)去。egtɕi du, tɕi jaŋ ji? kaŋ tɕinda baɕiwa (gə-)dzi tɕina asxadzo “妹妹, 你怎么啦? 谁欺侮你啦?” 狼问道。dzəgdzəg ʂguaradzi, kalajule tɕi kelda, kaŋnə maga amtədə wa (gə-)gudzi, kalajule kelgudane 鸟王生气地说: “燕子你说吧, 谁的肉好吃?” 这样一说, 燕子回答道……。guiladziguŋə jaŋgədzi od kərna (gə-)sa dawaŋda jisa rakə fuləŋgə wardzi kadagŋə wardzi təŋgədzi ŋiwarne kuŋgala oddzi 要说求婚怎么求, 过去的话, 拿上一瓶酒、一块哈达、同媒人一起去。

保安语积石山方言和保安下庄保安话里作为附加成分主干元音的 ə 在同仁方言其他土语里大多表现为 a。除了上文中提到过的外还可举出假定、让步、限度、目的副动词的附加成分。它们在保安语积石山方言和保安下庄保安话里分别是-sə(-sl), -sədə(-sldə), -tələ(-təla), -lə, 而在同仁方言其他土语里却是-sa, -sada, -tala, -la。

词汇方面 蒙古语族同源词在年都乎保安话词汇里所占比重略多于保安下庄, 将近 30%; 藏语借词也多于保安下庄, 占一半以上; 汉语和突厥语借词都比保安下庄少, 前者不足 10%, 后者不足 1%。藏语借词渗入到年都乎保安话的各个词类之中, 表达着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所涉及的事物。例如表达自然界景物和现象的有 ɕnam(天空)、sigola(地球)、siwa(露水)、mugua(雾)、ʂən(云)、od(光)等; 表达动植物的有 ndzəg(龙)、saŋge(狮)、dzermo(熊)、ʂdzaxma(柳树)、somba(松树)、mamog(棉花)等; 表达身体部位、器官脏腑、病痛疾患的有 kuama(腰)、ʂgepa(背)、tɕirba(胆)、ɕdzima(肠)、maru(疮)、loro(痨病)等; 表达金属的有 ɕa(锡)、tɕo(生铁)等; 表达颜色的有 ʂdzartɕa(灰色)、marməg(紫色)等。藏语词借入保安语, 读法基本上根据当地藏语方言, 也就是属于安多方言区的同仁一带的口语, 但同纯粹的同仁藏语口语还是有一些差别, 主要表现在(1)比起同仁口语来, 更接近书面语;(2)音节末的[t]、[m]在不少情况下变读为 l, b;(3)某些开音节, 变成以 r, l, d 等收尾的闭音节;(4)藏语里塞音和塞擦音有清浊之分, 清音还有送气不送气之分, 借到保安语里, 则顺应保安语的习惯, 只剩下了送气不送气之分, 没有清浊的对立。大致情况是: 藏语的浊音与保安语的不送气音对应, 藏语的清送气音与保安语的送气音对应, 而藏语的清不送气音借到保安语里, 有时读不送气音, 有时读送气音;(5)藏语词首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在保安语中发音很不稳

定,大致是 $h\ s\ \zeta > h$, $f\ n\ \eta > \zeta$ 。前者还往往变读为 s ,后者还往往变读为 r 或 $n \sim \eta$ 。这些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在保安语里有时还失落而变成单辅音。

三、从甘河滩保安话与年都乎保安话和保安下庄保安话对比中看保安语积石山方言的主要特点

保安语积石山方言指的是中国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乡甘河滩、大墩以及自这二村分出的高李家、四堡子、肖家、尕集等村保安族居民所讲的保安话。它与保安语同仁方言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受到周围汉语的极大影响,吸收了大量汉语成分。甘河滩话和大墩话之间还存在着细微差别,反映了甘河滩保安族居民和大墩保安族居民分别从青海省同仁县的保安下庄和尕洒日村迁来之前某些土语差别已经存在。下面根据甘河滩保安话的材料与年都乎保安话和保安下庄保安话相比较,介绍保安语积石山方言的主要特点,附带与大墩保安话相比较,说明积石山方言内部的分歧。

语音方面 甘河滩保安话有 10 个舌面短元音音位,比年都乎和保安下庄多 4 个,即 $a\ o\ y\ u$ 。在蒙古语族同源词里,甘河滩保安话的 a 和 a 都主要与蒙古书面语的 a 对应,可是它们又是互相对立的。例如: var -抓/ var -完, nda -耽延/ nda -吃。 o 的使用范围很小,主要出现在 $o\eta$ 这样的语音结构及其缩略形式中($t\zeta o\eta l\alpha \sim t\zeta o l\alpha$ -听, $g\zeta o\eta l\alpha \sim g\zeta o l\alpha$ 别人),可是它与 o 有对立关系。例如: $o l\alpha\eta$ 天/ $o l\alpha\eta$ 多, $d\zeta o l\alpha$ -〈 $d\zeta o\eta l\alpha$ -当/ $d\zeta o l\alpha$ -唱。 y 虽然可以视作与舌面前和舌面中辅音相拼的 u 的变体,但是在别的情况下,它却与 u 对立。例如: $lur\alpha n$ 鹿茸, $lut\zeta l$ 炉算子, $lyt\zeta e$ 驴车, $guily$ 规律。尽管 u 和 u 有时可以通读($nud\alpha \sim nud\alpha$ 今天),但它们具有区别语义的作用。例如: su 书/ $s\eta u$ 树, fu 伏天/ $f\eta u$ 腐烂。大墩话与甘河滩话相比,短元音多 $i\ \ddot{u}\ \sigma$,少 $o\ u$ 。甘河滩保安话除了舌面元音外还有一对舌尖元音($d\zeta l$ 字/ $d\zeta i$ 集市, $s l$ 不/ $s i$ -拔, $s l$ 是/ $s i$ 不是)。大墩保安话没有 $d\zeta i$, $t\zeta i$, $s i$, $d\zeta i$, $t\zeta i$, $s i$, 只有 $d\zeta l$, $t\zeta l$, $s l$, $d\zeta l$, $t\zeta l$, $s l$ 这样的音,因此 i 被视作舌尖前和舌尖后辅音后面的舌尖元音变体。甘河滩保安话和大墩保安话里都没有长元音,这是积石山方言和同仁方言之间最大的语音差别,也是不同于除东乡语、土族语民和方言以外蒙古语族所有其他语言的主要语音特点之一。同仁方言中元音长短对立的词,在积石山方言中往往用不同元音或其他读法来区别,也有变成同音词的。例如:

	年都乎	保安下庄	甘河滩	大墩
细	na:raŋ		narw	naruŋ
太阳	na:raŋ		na:raŋ	na:raŋ
抱	te:rə-		ter-	ter-
那个	terə		tə	tə
回去		xa:rə-	xar-	xarə-
上去		xarə-	xar-	xarə-
压		da:rə-	dar-	darə-
燃烧		darə-	dar-	darə-

甘河滩话比年都乎话多 5 个复元音:ia ie io iu uo; 少 5 个单辅音:z ɬ ŋ z ɕ. v 和 x 分别对应于年都乎的 w 和 x, 而大墩用的却是与年都乎一样的 w 和 x, 不是 v 和 x。复辅音比年都乎保安话多以 f x k 带起的, 少以 h ɕ r 带起的。其中以 x 带起的复辅音相当于同仁方言以 h 带起的复辅音, 以 f 带起的复辅音在同仁方言里分别以 h ɕ 带起。大墩话与甘河滩话相比, 单辅音少 ɕ, 复辅音还有以 t, l 带起的(txa 鸡, boltɕ 熟了)。

语法方面 甘河滩话名词的数只有中性数(零形态)和复数(-lə), 没有单数。大墩话有单数, 附加成分与年都乎一样, 也是 -gə 和 -ngə。甘河滩话和大墩话的复数都没有大复数和小复数之别, 附加成分都是 -lə。名词的凭联格(-gələ)既表凭借亦表联合。这是甘河滩话和大墩话相同于保安下庄不同于同仁方言别的土语的一个特点。舌尖音后面的 ə 在甘河滩话里多读作 l, 因此界限格附加成分在大墩话里读 -sə, 在甘河滩话里读 -sl。甘河滩话和大墩话都只有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nə), 而没有表示第三人称领属意义的语气词。单数第二人称代词都没有普通称呼和敬称之分, 均用 -tci。如果说表示客体、与位、凭借、界限关系的单数第一人称代词变格词干在年都乎话里都用 mən, 在郭麻日话和杂洒日话里都用 na 的话, 那末在甘河滩话和大墩话里客体和与位用 na, 凭借和界限词干不变, 而在保安下庄话里客体、与位、界限关系 mən, na 通用, 凭借关系 mən, bə 通用, 联合关系用 bə。单数第二人称代词变格词干在年都乎话里用 tcin, 在郭麻日话里用 tɕa, 在杂洒日话里用 tɕo, 在积石山方言里客体、与位、界限关系用 tɕo, 凭借关系用 tci, 保安下庄话里 tcin, tɕa 通用。比较复杂的数大都采用汉语借词。序数词不用前缀 aŋ- 或 angə-, 而用领宾格基数词后加 -ndzəŋ 的结构或汉语借词。集合数词的读法无论在同仁方言还是在积石山方言内部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这些细微差别或多或少

反映出保安语脱离共同蒙古语后发展变化的独特经历。

集合数 主 语	甘河滩	大墩	保安下庄	年都乎	朶洒日
二	gualə		gualə	guala	
三	gurulə		gurelə	gulla	
四	derulə		derələ	dela	derəla
五	taɕulə	tawulə	tawələ	tawula	
六	dzirgələ		dzirgələ	dzirgəla	dzirgula
七	dolulə		dolələ	doləla	
八	nimulə		nimələ	niməla	
九	jisulə		jisələ	jirsəla	jisəla
十	harwulə	harulə	habrələ	hawərila	
二十	xorulə	xorulə	xorələ	xorəla	

郭麻日话集合数词“三”和“四”除了 gulla 和 derela 外,还可以说作 gurwula 和 derwula,这就更接近于蒙古语中的结构了。

动词完成体附加成分在甘河滩话里是 -də 或 -tə,在大墩话里只用 -də。没有多次体。使动态附加成分是 -gə。互动态附加成分是 -təi。祈使式第一人称意顾用 -e,不用 -ja。陈述式过去时用 -o,不用 -wa。联系动词不存在年都乎话那种略去词干,由附加成分顶替的情况。汉语虚词和一些语法成分的大量借用,使保安语积石山方言,尤其是甘河滩话的句法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增加了分析型语言的某些特征,主要表现在:(1)因有的附加成分与表示同样语法意义的汉语虚词复合使用,形成一种重叠的结构。例如:dzəŋ bi bu-sɿ ondor(他,比,我一比,高)他比我高。nə nə suŋ vul-sɿ keʃl dzunbigədzo(这一把,从,冬天一从,开始,准备)从冬天为此作准备。nəŋgədzi mirən-də dzui dui dzuma udər xuədze ʃənbu udər-də kurgəcədzo(于是,媒人一对,就,对,主麻日,或者,主麻后一日一于,送去)就让媒人在主麻日或主麻后一日送去。dui nə dzuəŋdʒi-nə xotʃu fənmiən-də ʃl jige ma vesəŋ dzui alərdzo, dʒi'ərgə ma nə ʃirui hedzi jan o(对,这,庄稼一的,好处,方面一对,是,一个,嘛,

草,就,锄了,第二个,嘛,这,土,晒,肥,哦)就对庄稼的好处方面而言,一是除了草,二是晒肥了土。有时候甚至干脆弃固有的词法形态而光采用汉语的介词结构。例如:suŋ nuiməŋ kurdzi rəgu ʃldzanne pətɕidzi gedzo 写着从内蒙古到来的时间。dui nə nəmaslne tɕodzan je dzəŋgədzigu tɕiŋtʂu 对礼拜的条件也讲得很清楚。(2)不少场合下,词干形式的作用被扩大,本应使用的附加成分被省略。例如:dzasl hanə ndasl nda 他们大家要说的话就吃吧。təŋgəsɿ xolodəgu dzotɕoŋlə je medə kurgələ rə, nə dzedzi devadəgu ɕuetəŋ je rə 于是远方的客人们也来送葬,别的村子里的清真寺执事们也来送葬。(3)用联系动词把思维和言语的内容同句子的谓语连系起来的这种语法结构渐趋松弛,有时候联系动词可以省略甚至完全改用汉语词序的表达方式;宾语成分句的位置也孳生了仿照汉语的变体。例如:xabibu xakimudə asɕədzi dzəŋ jəŋ jasdzə 哈比卜问哈乞木他在做什么。bu ndzadzɿ xabibu lenə legədzo 我看见哈比卜在干活。bu rəldzi aje nda 我让爷爷吃。

词汇方面 蒙古语族同源词在甘河滩保安话词汇里所占比重略多于四分之一,在大墩保安话词汇里所占比重略少于四分之一。借词的最主要来源是汉语,甘河滩将近 60%,大墩约占 40%。藏语借词在甘河滩话里只占 3%,而大墩话里将近 20%。突厥语借词都多于同仁方言各个土语,不过总的说来为数不多。汉语借词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一些文化词、新词术语固不用说,就是日常用语、基本词汇中,也不乏汉语借词。例如名词里的东南西北春夏秋冬狮豹鹅鸭肝胆筋脉,形容词里的宽紧单双深浅尖方勤懒虚实橙紫灰绛,动词里的抽收编包摸拍擦撬切剁侧凿锯锉挖摇等。尤其是虚词里借入大量汉语词,这可以说是甘河滩保安话区别于保安语所有其他土语的一大特点。汉语词与保安语里汉语借词语音对应关系主要如下面所列:

汉语	保 安 语		汉语	保 安 语	
	主要	其 他		主要	其 他
ai	e	i, ie	oŋ	oŋ, uŋ	uəŋ, əŋ, in
ao	o, ɔ	ə, ʊ; u, io	u	u	ʊ
aŋ	əŋ		ui	ui	ue
ə	ə, e	uə; a, i	uo	uə	o, ʊ

əi	əi, i	e; o	un	un	yn
əŋ	əŋ	ən, uəŋ	uai	ue	
i	i	y	uaŋ	uəŋ, ɔŋ	oŋ
ia	ia	i	y	y	i; u, e
ie	ie	i	ye	ye	
iu	iu		yan	yan	an
iao	io		b	b	p
ian	ian	in, yan	p	p	b
iaŋ	iəŋ		m	m	
o	o, ə	e	f	f	x
ou	u	u	d	d	
t	t		s	s	
di	dzi		dz	dz	tʂ, dz
ti	tʂi		tʂ	tʂ	tʂ, ʂ, s
n	n	l, m, ŋ	ʂ	ʂ	
l	l	n	ʒ	r	
g	g	k	dz	dz	g; tʂ, dz
k	k		tʂ	tʂ	ç
x	x		ç	ç	x; ts
dz	dz	s	j	j	
ts	ts, s		a	a	

下面列举甘河滩保安话里采用汉语借词而在其他土语里或采用借词或采用固有词的例子,说明保安语各方言土语之间用词不同之一斑。

	甘河滩	大墩	保安下庄	年都乎	郭麻日	尕洒日
雾	vu	u	məka	mugua	məxgua	məxa
秋天	təwtəan	təiu~donkə	hdonkə	ʂduŋka	ʂduŋka	xdonkə
拳头	təuitu	nudərax	kəsər	nədga	kusər	kusər
肝	gandzɿ	helgə	helgə	helge	xəlge	təimba
胆	kudan	kudan	təiwa	təirba	təɿba~əɿson	təi:wa
被子	bi	bəi	ŋa:tu	na:tu~ŋa:tu	ŋa:tu	ŋa:tu
锯子	dzydzɿ	soxli	sogli	kuru~sogli	təuglə	tsogli
狮子	ʂɿdzɿ	səŋgə	sangge	sangge	sangge	sangge
苍蝇	səŋjɿŋ	bəsmal	qambə gorgi	dzina	bəmbu	pəɿlbəl
蜜	təanmi	bal	bal~ndzəŋsə	bal~ndzəŋrsə	bal	bal
橙子	dəŋ	dəŋ	obtəin	obtəin	obtəin	obtəin
南	nan	nanbange	təo	təo	təo	təo

再列举一些甘河滩话采用固有词的例子,展示保安语各方言土语之间读法互有差异之一斑。

	甘河滩	大墩	保安下庄	年都乎	郭麻日	尕洒日
雪	təasuŋ	təason	təabson	dzason	təason	təason
冰	miçu	minçəu	mənsu	melson	mintsu	minsu
草	veson	veson	veson	ebson	ebson	ebson
猪	gəi	gai	gəi	gagəi	gəi	gəi
裤子	modon	mədon	mədon	emdon	emdon	medon
帽子	malgə	malga	semon	semə	malga	semon
袖子	xandzon	gandzon	xandzon	xandzu	gandzu	gandzu
笑	ʂɿne-	çine-	ne-	çine-	çine-	çəne-

保安语及其方言土语的简单情况就介绍到这里。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在这样划分方言土语时语言本身的因素与地理、行政区划的因素表现得竟然如此一致,不能不感叹自然经济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对于操保安语者起着何等巨大的支配作用。

最后,附上两张简表以展示保安语静词和动词一些最常见的形态变化在不同方言土语中的差别。

范 畴			语 形 别 态		蒙古语	保 安 语						
						甘河滩	大 墩	保安 下庄	年都乎	郭麻日	尔洒日	
静 词	名 词	数	中性数		词干	词干		词干	词干			
			单数		无	无	-nge -ge	无	-nge -ge	-ge		
			复数	大	ᠠᠨ							

语 别 形 态 畴			蒙古语	保 安 语					
				甘河滩	大 墩	保安 下庄	年都乎	郭麻日	杂酒日
动 词	不及物→及物		ᠮᠤᠨᠤ	-gə		-Gə	-Ga		
	体	完成	ᠮ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	-də -tə	-də	-də	-tə	-də	
		多次	ᠮᠤᠨᠤ			-lə	-la		
	态	使动	ᠮ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 ᠮ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	-Gə		-Gə	-Ga		
		互动	ᠮ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	-təi		-təi	-təe		-təa
	祈使式	意愿	ᠮᠤᠨᠤ	-e		-e	-ja	-ja, -e	-e
		命令	词干	词干		词干	词干		
		听任	ᠮ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	-gə		-gə	-gə		
		顾虑	ᠮ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			-godze			
	陈述式	过去时	ᠮ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ᠨᠤ	-o		-o, -wa	-o, -wa		
		现在将来时	ᠮᠤᠨᠤ						

附记:关于部分回族使用保安语一种变体的信息

1980年我在甘青一带作语言调查时曾听说青海省尖扎县有一些讲“土话”的回族。1990年第4期《青海民族研究》发表吴承义写的《康杨回族乡沙里木回族讲土语及其由来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康杨回族乡,地处尖扎县县城以西25公里的砍加山下”,“该乡有12村28社,其中沙里木、巷道、宗支拉三村入社1364人,全是回族。这部分回族与周围其他村的回族有不同的特点,即在通用汉语和藏语的同时,还在小范围内(主要用于经商交易或家中来说谈)讲土语,即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与保安语、东乡语相近的土语”。关于这部分回族的来源,说法不一,主要有“保安迁来的回族工匠”说,“保安集体迁来的穆斯林”说,“与甘肃东乡族有渊源关系”说等。1992年第1期《青海民族研究》又刊载韩建业写的《初谈康家话语音系统及词汇的构成》(以下简称《初谈》),指出“康家话里保存着蒙古语族的许多特点。同蒙古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和东部裕固语相比较,它居中间地位,但与同仁保安语的共同性似乎要多一些”。

我根据《初谈》中涉及的314个康家话语词作了一些分析,其中属蒙古语族同源词的占51%,属汉、藏、突厥诸语借词或词源不明的占49%。同保、东、土、裕等周围亲属语言比较,情况如下:160个蒙古语族同源词中与保安语同用一词的有145个,与东乡语同用一词的有126个,与土族语同用一词的有128个,与东部裕固语同用一词的有113个;78个汉语借词中与保安语同用一词的有57个,与东乡语同用一词的有43个,与土族语同用一词的有21个,与东部裕固语同用一词的有13个;35个藏语借词中与保安语同用一词的有25个,与东乡语同用一词的一个也没有,与土族语同用一词的有7个,与东部裕固语同用一词的有1个;18个突厥语借词中与保安语、东乡语同用一词的各10个,与土族语同用一词的有2个,与东部裕固语同用一词的有1个;23个来源不明的词中有5个可能与保安语有关,有2个可能与东乡语有关,有1个可能与土族语有关,与东部裕固语有关的一个也没有。所说“同用一词”,只是就其词源而言,具体读音则既包括完全一样的,也包括音或义发生了某些变化的。拿固有词的读音来说,有跟东乡语更接近的,如:

	康家	东乡	土族	东裕	保安
重	gundu	gundu	kundun	kunṭa	kunṭa
银	miangu	miengu	mengu	möṅgä	mengu

命	amin	amiŋ	amən	amən	amuŋ
抓	bari-	bari-	barə-	bar-	varə-
烟	funi	funi	fune	hta:	fəne

有跟土族语更接近的,如:

	康家	土族	东乡	东裕	保安
跑	gui-	goi-	xolu-	fukur-	holə-
萝卜	turma	turma:	tuma	luəbə	tərma
秤	bormo	barma	ʂldzɿ	tʂəŋ	varmaŋ
吃	idi-	ide-	idziə-	ede-	ndə-
磨石	bilio	buliu	moʂɿ	buləi	bəlu

有跟东部裕固语更接近的,如:

	康家	东裕	土族	东乡	保安
快	gurdun	gurdun	gərdun	gudun	gordon
身体	bei	bəi	buje	bəjə	hoqon
锐利	xutʃa	qurtʃa	xədzædu	çidu	amoi
黄酒	drasun	dura:sən	dura:sə	xuaŋdzɿu	xuaŋdzəu
病	vuidʒaŋ	we:tʃin	nar	giən	etgu

但更多的词还是跟保安语更加接近,如:

	康家	保安	东乡	土族	东裕
家	gar	gar	giə	ger	ger
蚂蚱	dʒahdʒa	dʒaədzag	matʂadzɿ	tʂa:rdʒag	tʃartʃagi:
背筐	arxun	arqon	arəu	arɔg	kəŋ
领子	dʒixa	dʒiga	dʒaxa	dʒæga	eŋger
宽	u	u	aɣui	au	eŋtə
野鸡	golxo	golgor	jədzi	gurgul	awu gu
力气	kutʃir	kutçi	lilian	kudzi	kutʃən
雪	tʃasun	tʂason	tʂasun	tʂæsə	dʒasən
谁	kaŋ	kaŋ	kiən	kən	ken
手	xar	xar	qa	gar	gar
耳朵	tʃixaŋ	tʂixaŋ	tʂɿgəŋ	tʂigə	tʃkən
白	tʃixaŋ	tʂixaŋ	tʂɿgaŋ	tʂiga:n	tʃəga:n

从词的结构和其他一些特点来说,康家话也更接近保安语,其中最突出的如康家话中十位数词不同于蒙、达、裕、土、东任何一种语言(那些语言都由词干的屈折与个位数区分),却与保安语十分相似(都是个位数词与表“十”的数词结合),只是康家话更加完整地表现了尚未产生语流音变之前的更为原始的形式罢了。

	康家话	保安语			
		甘河滩	大墩	保安下庄	年都乎
十	harəŋ	harvəŋ	harwaŋ	habraŋ	hawraŋ
二十	guar harəŋ	xorəŋ	xorəŋ		
三十	guraŋ harəŋ	gaburəŋ	gobarəŋ		guraraŋ
四十	deraŋ harəŋ	derʃrəŋ	derərəŋ		deraraŋ
五十	tavun harəŋ	taɕuŋrəŋ	tawaraŋ		
六十	dʒirɕun harəŋ	dʒirɕuŋrəŋ	dʒirgoraŋ		dʒirgaraŋ
七十	danlaŋ harəŋ	daloŋrəŋ	dolərəŋ		dolarəŋ
八十	nemaŋ harəŋ	niməŋrəŋ	nimaraŋ		
九十	jadzuŋ harəŋ	jəsuŋrəŋ	jesaraŋ	isəraŋ	jirsaraŋ

在表示“万”时,康家话与甘河滩保安话一样,采用意译与当地汉语“万”谐音的“碗”的固有词,读作 aɣə(甘河滩保安话读 aɣə)。

说康家话更接近保安语,是就保安语总体而言的。在实际语言里,康家话的有些词更接近于保安语的这个土语,有些词更接近于保安语的那个土语。例如,更接近大墩保安话的有

	康	大	甘	下	年
背筐	arɕuŋ	arɕoŋ	arogɕuŋ	arog	arog
稀	ʃingaŋ	ɕingaŋ	ʃəŋgəŋ	ɕəŋgaŋ	ɕiŋgaŋ
袖子	gandɕun	gandzəŋ	xandzəŋ	xandzəŋ	handzu
商人	danduntʃi	dandontʃi	dandəŋgetɕəŋ	soŋwatɕə	soŋwa
下面	doɕuŋ	dogoŋ	dorə	do:rə	do:rə

更接近甘河滩保安话的有

	康	甘	大	下	年
花	tʃidʒu	tɕidʒu	matəg	medog	medog
小	ʃigaŋ	ʃigəŋ	dʒigaŋ	bədi	dʒigaŋ
硬	xudun	xodun	xotoŋ	hdoŋ	hdoŋ
小鸟	bindʒir	bindʒir	bəndʒir	bəndʒir	bəldʒir
脚	kuər	kuəl	kuol	kol	kol

更接近保安下庄保安话的有

	康	下	年	大	甘
小河	aran	arən	morəŋ	morəŋ	sə
金	antaŋ	antaŋ	altaŋ	altaŋ	altəŋ
砍	tʃetʃi-	tɕabtɕi-	dʒabtɕi-	dolə-	duəgə-
长	du	hdu	ʃdər	ftə	ftu
眉毛	samasun	səmsəŋ	səmsəŋ	hansəg	mimo

更接近年都乎保安话的有

	康	年	下	大	甘
杀	ala-	ala-	alə-	alə-	al-
猪	geʒei	gagəi	gəi	gai	gəi
前面	emle	eməla	mələ	melə	malə
果子	alima	alma	almaŋ	almaŋ	alməŋ
锯子	kiru	kuru	sogli	soxli	dzydzl

无论参照历史传说还是根据语言特征,似可初步断定康杨三屯居民系从同仁县迁来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保安语者之后。康家话在蒙古语族中或保安语中所居的“中间地位”,是由它与现代蒙古语族诸语言或现代保安语诸方言土语相比保留着更多的共同蒙古语和共同保安语中的特点所决定的。

由于康家话脱离共同保安语的历史已经相当漫长,它在语音、语法、词汇各个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区别于同仁和积石山的保安话。例如它的复辅音较少,名词与位格用-du 不用-də(xulaŋdu 夏天〈热时〉),领宾格用-ni 不用-nə(amoni xua 漱口),派生形容词的附加成分用-tu 不用-tə(guatu 双生子〈具有两个的〉),动词借词的标志用-gi 不用-gə(kuagi-赞扬)。个别附加成分中的元音有 a, e 对立现象(如 ʃiji-la-筛, baki-le-簸; ulu-da-增多, tʃuŋ-de-减少),这或许是某种历史上的元音和谐的残迹,但显然与现代蒙古语那种语音阴阳对立已不相干了。《初谈》说:

“根据我们调查结果,所记录的 625 个基本词里与蒙古语族语言同源的约占 71.1%。”这个百分比大大超过同源词在已知的保安语方言土语基本词中所占的比重。(根据五十年代的调查材料分析,大墩保安话占 710 个基本词里的 43.5%,保安下庄保安话占 685 个基本词里的 41.5%)

所以,如果承认康家话是保安语的一种变体,那么可以把它视作保安语的第三种方言。我们不妨仿照把甘河滩、大墩等村的保安话命名为保安语积石山方言,把保安下庄、尕洒日、郭麻日、年都乎的保安话命名为保安语同仁方言那样,以县定名,把康杨的保安话(康家话)命名为保安语尖扎方言。